

## 史诗的文本分析

——以彝族史诗《梅葛》为视点

发布日期：2005-08-02 作者：胡立耘

【打印文章】

[摘要]以各种方法记录下来的史诗文本的类型各有其特点与作用。通过研究彝族史诗《梅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的异同及文本回流的影响，比较口头流传的史诗与以书面文本流传的文本化史诗的功能的异同，进而指出在史诗展演与流传的口头程式中，是内在文法，而非书面文本的规范性在起决定作用；考察各时期各类型的史诗文本应与其当下的文化生态系统联系起来。

### 一、史诗文本的不同类型

这里所谓“史诗文本”(text)，是指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的，用各种方式记录下来，以各种可见载体保存的史诗。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看，史诗的每一次展演都应是一个独特的文本，但是，由于其与包括听众、场景、事由等相关展演环境的不可分离性和因此而导致的不可重复性，对于这些动态文本的整体把握尽管非常重要，在实际中却无法实现。对于史诗的分析，人们更多地借助于记录、整理下来的文本。因而，史诗的文本记录方式和整理状况对于文本分析十分重要。

概括起来看，史诗的文本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 1、经籍本

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成为本民族的经典固定下来，得到一致认同和广泛流传的史诗文本。在纳西族、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都有其世代相传的经典，内容广泛，而作为民族的根谱和宗教、历史、文学的渊藪的史诗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史诗经籍本是在本民族文字出现之后，多由本民族的知识精英兼宗教领袖的祭司、慕史（歌师）在世代流传的口头史诗的基础上记录、写定的。这些经籍多掌握在祭司手中，具有权威性、经典性。史诗的经籍本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并非书面创作，基本上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并在口头流传和抄本传承中发展有变异形式，乃至衍生形式。如凉山的彝文经书分为两大类，“毕摩特衣”，即宗教经书；“着着特依”，即民众经书。《勒俄特依》就是流传广泛的“着着特依”，美姑等地的彝族普遍认为其整理者是曲涅系著名的大毕摩毕阿斯拉，编纂成典无疑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但内容则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彝族早期的原始文化。《勒俄特依》有着各种详略不同的手写本，如《勒俄阿莫》（母史篇）、《勒俄阿补》（公史篇）、《武哲》（子史篇）、《古侯略夫》（公史详篇）等多种，内容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是讲述创世过程和人类发展历史，情节和母题大同小异，都通称为《勒俄特依》。再如《查姆》，是用老彝文记录的，1958年民间文学调查队进行调查时，在双柏县不少贝玛家中，都藏有其不同版本的抄本。《查姆》内容广泛，异本很多，如叙述天地起源的“查”，就有《鲁姆查》、《托得查姆》、《作莫查》、《特莫查》等四种。（注：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查姆卷》，第36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经籍本是史诗在较早时期就固定下来的文本，较为全面、真实地保存了史诗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原生面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后传播的信息源，对史诗的向后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而是研究史诗的原始形态、发展流变的弥足珍贵的资料。经籍翻译本是指经籍本翻译成的其它文字的版本，早在上个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就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经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其中多包含少数民族史诗。如杨成志先生、马学良先生对彝族古籍的的搜寻、研究和翻译，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傅绩、李霖灿先生对东巴经的搜集与翻译等。此外还有美国学者洛克对纳西经典的翻译、法国神父保罗·维亚尔对撒尼彝文的翻译等。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经籍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得到了系统有序地开展，许多珍贵的史诗被翻译出来，有的还以双语对照的形式呈现。经籍翻译本是研究者藉以了解、研究史诗的重要工具，然而翻译不仅要求对本民族文字的认识和理解，还需要翻译者对其相应的文化生态系统的熟悉和理解乃至情感认同。因此，经籍本提供的史诗需与其至今在民间存留的口头形态（如其仍存活的话）进行印证、比较，才能得到更为可信的结论。

#### 2、口述记录本

口述记录本是通过吟唱者逐次演唱（加上翻译和解释）而由田野工作者记录下来的文本。20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记录了部分当地流传的神话或史诗片段，但零碎而分散。50年代末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中，很多的调查原始资料即为口述记录，有些编辑成“资料本”内部出版，如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民间工作部编印的资料汇编中就有有关《梅葛》、《阿细的先基》等的原始调查资料。但更多的是在汇总整理过后被丢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 3、现场录音整理本

这是在录音乃至录像技术运用到田野调查后形成的新的口述记录本，相对于以往口授笔记的形式，现场录音在现实的场景中进行，因而比之于口述记录，其内容更真实。吟唱者能更为流畅和自然地表达，感情更饱满，能更好地发挥即兴创作的才能。但是，相对于口述记录，现场录音整理本不能及时反馈、咨询翻译/整理者的疑问，有时会在整理中留下一定的不可理解之处。

#### 4、整理本

整理本是在口述文本、经籍本或在二者的基础上进行汇总、综合、比较、推理，进而删减、调整、修改而成的。一般来说，其阅读对象主要还是普通大众，而不是只针对一些特定方向的学术研究者。在以1958年的民间文学调查为代表形成的成果中，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政治意义、思想意义的强调使其整理带有一定的导向性，有些材料因为不符合时代要求没被选用，有的可能还被部分篡改。由于不注重其相关“上下文”的报道，导致研究者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真实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在对于包括史诗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更为科学、系统、严谨，更为注重原生性，真实性，更为注重对民俗、信仰、生态环境等相关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与报道，并引入影视人类学手段，民族民间文学得到了立体多元反映。理想的文本形式应该是清理本，融记录与整理、文本与相关背景资料、纸本与多媒体于一体，多层次、多视角地反映民间文学的活的形态与实质内容。从而保存其精华，体现其真实性，使之在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社会作用的同时，具有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

## 二、《梅葛》及其相关文本

《梅葛》是流传在云南省楚雄州部分彝族地区的口传史诗。分布区域较为分散，内容动态性强，因此对《梅葛》的搜集、翻译、整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以现存的文本情况来看，《梅葛》主要有以下版本：（见下页表一）

表一：《梅葛》及相关史诗资料一览表	相关资料	搜集者	演唱者	翻译者	整理者	出	
处	出版者	出版	流传地				
料名称	（及搜集日期）		（及地点）			日期	
楚雄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	郭天元、字发生	（马游）	王朝显、刘德虚、龚维顺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	云南省
梅葛（整理本）	（郭思九、许明学、龚维顺、张宝省、陈志群、胡炳文、郭天元等）；徐嘉瑞（1959年）	李申呼籲（昙华）	李福玉颇（苴）	映权、杨文灿等	李树荣、陈志群、姚文俐	2001年	姚安、永仁等县
梅葛（苴原苴始资料）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1958年）	李福玉颇等（苴）	杨文灿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三辑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	1959年	永仁县
梅葛（昙华原始资料）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1958年）	李申呼籲（昙华）	杨森、李映权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二辑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	1959年	大姚县
傣泼史歌（彝族支系傣泼史诗）	夏光辅、诺海阿苏	陆保梭颇（昙华）	夏光辅、诺海阿苏	文学第二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1985年	大姚县
蜻蛉梅葛	姜荣文（1990-1993）	昙华、石羊、三台桂花等乡	姜文荣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大姚县

创世歌	李世忠 (1989年)	罗文荣 (歌手, 姚李世忠	李世忠	云南省民	姚安县文化	1989年	姚安县
马游							
——老人		安官屯乡马游村)		间文学集	局, 姚安县文		村
梅葛				成, 姚安	联编		
				县综合卷			
	《〈梅葛〉之文化学	郭有宗、罗正贵、				2004年	姚安县
马游							
梅葛	解读》课题组	罗文富、自有成、	杨甫旺				村
	(2003年)	白文珍、郭有珍等					
		(歌手, 姚安县马					
		游村)					
冷斋调 (彝	李必荣, 李荣才	李德宝 (永仁)	夏光辅、诺海阿苏	彝族民间	云南省社会	1985年	永仁
族罗鲁泼	(1984年)			文学第二	科学院楚雄		
创世古歌)				辑	彝族文化研		
					究所		
青棚调	者厚培	(楚雄市三街区)	者厚培	同上			南华县
五街							
	夏光辅 (1984)	李发彪 (歌手, 南	夏光辅				区
		街华县五街区)					楚雄三
街区							
祭奠经	李福云, 罗有俊	普兆云 (南华五街	罗有俊	李福云	彝族文献	云南省社会	2003年
街乡							
——南华	(2002年)	乡)		罗有俊	译丛总第	科学院楚雄	
朋镇							祥云普
彝族罗罗					30辑	彝族文化研	姚安弥
兴乡							
颇丧葬口						究所古籍研	楚雄三
街区							
传祭辞						究室	

从表一中, 我们可以看到《梅葛》整理本与原始资料的关系, 还可看到不同年代梅葛的变化情况, 表中还列出了同样流传在相同支系, 内容相似的与《梅葛》相关的祭词。通过对比, 可以发现《梅葛》整理本中明显的拼凑痕迹。整理本中, 造工具、盖房, 相配、农事中刀耕火种内容、盐的发现、芦笙、请客、死亡, 怀亲中的刻木祭母部分等, 大多是昙华乡的本子, 怀亲中的上半部分, 灾异、请跳神匠等内容多出自直的本子, 而有关说亲、对花等内容在马游仍然存在。《梅葛》整理本综合了不同地区的原始资料, 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在不同说法中选择整理者认为更为符合古老思维方式或更为合理的方式来加工、拼接, 因而虽然主脉还在, 但面目全非, 有时会出现费解。如虎化生万物, 1958年参与马游梅葛调查的郭开云指出, 当时在马游没有虎化生万物的情节, 而是唱盘古开天。相反, 调查者之一郭思九先生在《史诗梅葛与彝族》一文中指出, 在1958年大姚昙华、永仁直等地搜集的资料中, 从来没听说过“盘古”这个词, 而是格滋天神造天地, 并认为格滋天神本领虽大, 也要用老虎的肢体变万物。(注: 郭思九:《史诗〈梅葛〉与彝族民俗》, 第63—65页, 昆明师院学报(哲社版), 1982年第2期。)虎化生万物在昙华、直等地流传, 而马游却没有, 究其原因, 也许是因为马游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 受现代文明影响较深, 虎图腾崇拜意识比较淡薄; 而交通不便、闭塞的昙华、直, 虎图腾崇拜意识较强。因此, 在对梅葛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时, 马游的盘古开天的内容没有进入整理本, 而代之以虎化生万物。由于整理本进行拼接后, 既有各流传地的特点又不完全是各地的内容, 因此, 在某些方面抽离了其上下文, 脱离了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 进而导致人们理解上的困惑和研究上的偏差。另外, 《梅葛》整理本在翻译过程中也存在误读。由于搜集者不懂彝语, 担任翻译的当地彝族汉语知识有限, 难免词不达意, 甚至有所偏离原意。

“沃尔夫—萨丕尔假说”认为, 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与他们的思维方式之间有相互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也许还丢失了许多潜在的内涵。如《阿细的先基》整理本中强调指出在先基吟唱过程中, 多采用“绕”的手法, 这些双关语言和独特的表现方法难以翻译, 感情的会心妙处也无法传达。《梅葛》整理本删去了一些当时认为不健康的部分, 如贪花梅葛、驱鬼邪等被认为具有低级趣味、迷信色彩、社会等级表现以及影响民族团结等内容, 并删除了因口头文本特有的并置、重复而出现的冗长累赘的部分。加之对文本还进行了“修改润色”,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 其文本的原始性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更重要的是, 不同的梅葛有不同的曲调, 如赤梅葛、辅梅葛、娃娃梅

葛等，并且一些内容并非以梅葛调唱的，如用青棚调、迎亲调唱的婚礼歌，用过山调、串门调唱的恋歌部分的一些内容。这些不同的内容的演唱有不同的场合和功能，而在以汉文整理、出版《梅葛》时，才将它们汇编到一起，但与实际表演语境中的“梅葛”是不同的。

据2003年笔者的调查，《梅葛》整理本在出版后，马游共有十本，但到现在已没有一本留存。那么文本回流是否对马游的“梅葛”产生影响呢？据罗文高在1991年的调查，被调查者都说“×××有一本《梅葛》书，我们唱得不对的地方，可向他借书来看”。有两位老人在演唱中发生分歧，其中一人还理直气壮地说“书上就是这样写的”（注：罗文高：《三十多年来梅葛的流变》，内部资料，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这一调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回流对马游“梅葛”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文本回流及其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2003年1月24日至2月6日，笔者参与的《“梅葛”之文化学解读》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仍有人坚持村里有人保存有《梅葛》一书，但调查组一一调查后都否定了。而当调查组将《梅葛》整理本有关内容向演唱梅葛的老人一一介绍时，老人们立即强调书中的一些细节与所知道的“梅葛”不同，并指出，“照着书唱不下去”。事实上，该书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似乎更大于实际意义。以《梅葛》资料本中的虎化生万物这一情节为例，1958年在马游搜集的梅葛中没有提及，1989年罗文荣演唱《老人梅葛》唱的是牛变万物，而2003年搜集的资料本中却出现了虎化生万物，文本回流的影响有多大？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游还举行过犁牛（或曰犁虎）的婚礼仪式，事实上，在马游也留存着崇虎的一些习俗，如孩子的虎头鞋、帽，衣服上绣饰的虎图案等。文本可能只是触媒，而古老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起决定作用。从整体来看，《梅葛》整理本回流对于提高对梅葛的认知度、乃至自豪感起了较大的作用，而对于口头史诗演绎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尽管在马游1958年收集的原始资料已不幸佚失，但是，从1989年罗文荣的演唱，到1998年左门朵瑰吟唱的“丧葬梅葛”的录音，到2003年调查队搜集到的资料本及当地老人的相关演唱、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游各时期的“梅葛”在细节上的相似性、沿袭性。也就是说，也许《梅葛》中已经模糊或丢失的部分可能会将外来的说法在演唱者和听者心理认同的基础上整合进去，但其仍然一直流传的部分却十分坚定地不受外来文本的影响。对于梅葛的吟唱者而言，整理本可能协助回忆，但决不会遵从。《梅葛》在马游已无一本，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其作为经典的意义不大。究其原因，是文字的文化意义上的隔膜，重要的是，通过文本，无法履行情感交流。整理本对文本变异的影响总的说来是微弱的。

尽管《梅葛》整理本因时代、学科发展的局限而在搜集、翻译、编辑、出版过程中被误读、误译、删节、修改，并因而颇受学界微词，但是，《梅葛》整理本的意义除了其文学价值，以及普及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以外，其研究价值在今天看来仍然弥足珍贵。首先，梅葛在整理时刚好是梅葛仍然十分活跃的时期，而这一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保留的一些宝贵的资料现已难以再现。同时，《梅葛》也为口头文本的搜集、改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教训。可以说，《梅葛》整理本即使没有完整真实地呈现其搜集时的原生面貌，也至少反映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工作的真实状况。

“梅葛”的文本还有一种形式，是从音乐的角度进行的记录和整理。虽然只是不同曲调的片段，内容比较分散，但对于全面立体地研究“梅葛”仍具有其价值。

请继续浏览：[1](#) [2](#)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5-2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http://www.iel.org.cn>）”。

### 专题[南方民族文学](#)的相关文章

- 活跃在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的彝族作家
- 当代诗歌民族化的思考
- [马学良]彝文访古录追记
- [马学良]研究彝文古籍发扬彝族文化
- [阿库乌雾]跨文明叙事：中国少数民族汉语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中国民族文学网

ᠴᠤᠷᠭ᠎ᠠ ᠮᠢᠨᠵᠢᠴᠤᠰ ᠪᠦᠨᠵᠢᠵᠤᠰ ᠮᠤᠭᠦᠬᠦ

جو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